



文学新观察

网络文学：一头是神话 一头是现实

马 季

近年来，网络文学趋向于两个极端，一头是神话，一头是现实。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基本属于神话叙事范畴，但与农耕文明时代的神话叙事又有明显的差异，现代科技已经解决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难题，但地球上的问题却愈来愈复杂，危机论、末日论甚嚣尘上。网络小说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一现实，将笔触由时空领域转向塑造新的文明形态，故事情节和人物行为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思维模式，人类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主宰者。在这一点上，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与西方现代神话故事似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甚至是《阿凡达》，这些作品的中国化版本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它们无不闪烁着鲜明的东方特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30年高速发展，民间智慧释放出巨大能量，在网络作家笔下转化成了文学丰富的想象力。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多数还杂糅了科幻、穿越、言情、重生等表现手法，但不应该将它们划入上述类型，它们的核心是神话叙事。

网络玄幻、仙侠小说火爆

去年和今年，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依然是网络在线阅读最火爆的类型。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血红、猫腻在起点中文网最

新发布的长篇小说《吞噬星空》《斗破苍穹》《偷天》和《将夜》，烟雨江南在17K文学网发布的长篇小说《罪恶之城》，无罪在纵横中文网发布的长篇小说《罗浮》，点击率均超过千万，它们同样是无线阅读平台（手机阅读）最热门的作品，移动阅读高达5亿次的日浏览量，差不多有一半是在点击这些作品。年收入过百万的网络作家，90%属于这个人群，因此，可以说他们对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多种原因，影视尚无力改编、拍摄这个类型的作品，但它们在影视领域埋下的伏笔早晚会引起一波网络文学最大的浪潮。就文学创作和阅读而言，这一类型的作品如此大规模地出现在网络，并被广泛阅读和传播，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但遗憾的是，它被学界重视的程度恐怕不及它被阅读的万分之一。

再来说说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其实，网络文学受到读者关注，一开始正是源于它和现实生活的短兵相接。从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到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孙睿的《草样年华》等作品，同我们熟知的那些传统名家的作品最大的差异，就是介入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感受生活的视角出现了位移。这何尝不是看不见的时代之手对文学的一种引领和改变呢？在这一点上，网络文学天然性地遵循了生活是文学源泉的法则，并且从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展现了社会大变革中新旧观

念的冲突、情感方式的转换以及心灵的震荡和波澜。网络文学的最大特点在这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即在线写作与在线阅读形成密切互动。同时，流行与时尚元素作为网络独特的话语方式，在这类作品中有效转化为接地气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点，因此而备受出版业和影视业的青睐。

现实题材作品进入主流消费人群视野

网络文学的阅读人群自然也是构成网络文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的心理需求，很快通过读写互动模式在创作中得到了呼应。由于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漂一族和打工族——单身或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但他们并非“异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渴望改变现状，但苦于能力有限，而不得不接受现实。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与幻想，他们寄希望于情景“突变”，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新塑造。某种意义上，网络“架空小说”、“玄幻小说”、“职场小说”和“言情小说”正好吻合了这个庞大人群的心理症候。因此不难看出，网络中流行的各种类型小说，不管你是否接受，其实都是时代变革所附带的“痕迹”，而这恰恰又是文学作品之所以产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元素，尽管它不能作为评判一部作品优劣的依据。当然，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专业部门的介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网络文学的走向。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宣布对网络文学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作家协会

已经连续三年对网络文学实施重点作品扶持，鲁迅文学院网络作家班已举办了六期。类似上述情况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网络文学对现实领域的不断开掘，在大方向上与主流文化诉求相一致，这既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符合受众对它的热切期盼。事实上，个人、民众和国家三流合一，才是网络文学长远发展的动力保证，当下急需解决的已经不是网络文学的身份指征和价值认同问题，而是如何在愉悦读者的同时追求艺术创造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产生精品力作。

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自《蜗居》《杜拉拉升职记》《和空姐一起的日子》等作品畅销和改编以来，终于实现了破“网”而出的梦想，进入主流消费人群的视野，其后，《失恋33天》《搜索》《裸婚时代》《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前妻来了》《小儿难养》等一批作品乘势而上，更细致、深入的诠释了当下生活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今年，重要文学网站推出一批现实题材作品内容内容和形式更趋广泛、多元，如新浪读书的《对手》；搜狐原创的《我本多情》；17K文学网的《挽婚》；榕树下文学网的《生死浮沉：急诊科的那些事》《别对爱说谎，红袖添香文学网的《盛夏晚晴天》《新式8090婚约》；腾讯读书的《晋升》；大佳网的《命门》《王南瓜的打工生活》等作品，在反映时代特色风貌，表现复杂社会生态方面均有新的建树。神话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一个来自于想象，一个来自于生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面，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

李骏虎：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

舒晋瑜



1994年，19岁的李骏虎完成第一个短篇小说。正如小说的题目，他的《清早的阳光》以清新的面貌出现时，令人为之惊喜。《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激动地写了编辑手记，同时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缺乏生活积累，李骏虎很可能昙花一现。

不幸被他言中，之后很多年，李骏虎几乎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直到弟弟给他带回一套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李骏虎的文学视野才被真正打开，并且一发不可收。2000年，《大家》一期内给他发表了两个中篇、两个短篇，真正在文坛浮出水面。

开始走上文坛，李骏虎的写作更多地依赖个人体验。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所带来的刺激，对于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写融汇在他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中，也获得了庄正文文学奖。然而，经验写作似乎不能够支撑作家走得长远，而且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这个时候，李骏虎的笔触转回他生长了



20年的乡村，开始写他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这大概是2005年李骏虎去洪洞县挂职县

十几年前头一次去内蒙古，在通辽，刚刚开过那达慕的珠日河草原，牧草稀疏，高不过半尺，马蹄踏处，翻起灰白色的细沙。那样的景色曾让我茫然失落——不甘心向向了很久的草原就是这般模样。一位出身内蒙古的蒙古族朋友说，位于科尔沁草原中心地带的珠日河本来处于半沙化状态，想看更丰美的草原，应该去更远的呼伦贝尔，近一些的话，去克什克腾吧。

今夏，有机会走赤峰。当然要去克什克腾！据说，今年雨水好，牧草茁壮，草原分外耐看。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统，按当地人的说法，属于欧式草原，不是一马平川的那种，山丘、草地间歌，成片或者零星的白桦、茂密的牧草、五彩斑斓的花朵、通透的蓝天、变幻的云朵，让这片因为康熙皇帝指挥清军大战噶尔丹而著称于世的草原吸引八方来客。景色优美，怡人眼目。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乌兰布统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草原。

但是，面对迷人的油画一般的景色，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站在高处向远处眺望，终于想到，为什么草原上没有牛羊？答案是，为了保护草原。景色标致，不但吸引大量的游客，许多影视剧也把这里选为外景拍摄地。在影视基地，每拍完一个片子，就会立一块写有片名的大石头作纪念。牛羊践踏、啃食过的草地，不会像现在这样吸引镜头、招徕游客，所以，草原上仍日风吹草低，但牛和羊，被排斥在这天苍苍野茫茫之外——偶尔需要它们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也例外。牛和羊，在牛圈羊圈里，在餐桌上。

有为数不多的马、骆驼。游人需要过骑马、骑骆驼的瘾，代步，去草原的更深处。没有牛羊，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牧人。牧人从风景区搬出去，定居了。能够见到的蒙古包，是设计出来的风景点缀，便于镜头，或者为游人尝鲜住宿而设。牧人不住蒙古包。也没有蒙古长调。我喜欢那种歌声，阿拉坦琪琪格苏荣，《金色圣山》《孤独的白驼羔》《辽阔的草原》，马头琴伴奏，悠长、婉转、醇厚、苍凉，眼含泪，心滴血，不需要听懂歌手在唱什么，任何一曲都带着沧桑，仿佛穿越了几百几千年。在乌兰布统，也包括十几年前我去过的科尔沁珠日河草原，其实不乏歌声。当代创作的、欢快的、用标准普通话、流行唱法演绎的所谓草原歌曲，通过空调大巴的音响一路陪伴草原之名的远方游客，在夜晚的篝火堆旁热烈地为穿着民族服装的演员伴舞。

我不为这样的歌声感动，固执地怀念长调。虽然我知道，长调也许跟当下的生活节奏不合拍。我看到的草原，不是成吉思汗的草原，不是康熙皇帝的草原，也不是世代靠放牧牛羊为生的普通游牧人的草原。我看到的草原，是用旅游拉动GDP时代的草原，游人跋山涉水、付出不菲的金钱，满足于“来过草原”。

离开草原之后，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为什么我身处美丽的草原仍旧想念草原——在我的内心深处，草原其实不仅是地理地貌、地理名词，不仅是蓝天白云美丽的风景，更是生存方式，是文化。游牧的、自然的，有别于农耕、更有别于工业时代的生存方式。逐水草而生，契丹人有四季捺钵，成吉思汗的马队激起草原的尘埃，进入中原以后的满族人仍旧木兰秋猎。那达慕、敖包、歌舞、洁白的哈达，是草原上普通牧民生活的必需而不是表演。

但我知道，我心中的草原正在萎缩，往严重里说，正在渐渐消失。草场已经分到牧民的名下，铁丝网让草原不再通行无阻，游牧变成传说，仍旧以牧业为生的牧民，只能在划归自家的小块草场上，像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不知道今天的草原上是否有人怀念游牧，草原上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虽然，据说，游牧生活非常艰苦，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浪漫。

看过一篇文章——在新疆的阿勒泰，新兴了一种旅游方式：牧业。旅行社把游人带到牧民的毡房里，让游客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随牧民转场放牧，跟着羊群去旅游，羊走到哪儿，人跟到哪儿，过一把草原游牧生活的瘾。游牧的路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中，一条条隐藏着千年不变古老的牧道，有的长几十里，有的几百公里。那里不仅有游人平时看不到的绝妙风景，更能让游人亲身体会真正的游牧生活。

这样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毫无疑问会吸引一些期待草原深度游的当下游客。但我知道，大山里那些保持了很多年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被这些外来游客的猎奇打乱节奏？游客带来的现代信息、生活观念，会不会迅速同化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工业化时代，地球上的很多地方，一座座新兴城市在绿野上拔地而起，传统的农田不断减少，从前的荒漠、草原，变成了人类过度攫取大自然的矿山、油田。草原像农田一样，越来越萎缩；真正的草原生活，已经变成人类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童话，恍如梦境，越来越难以触摸。怎不让我越发珍惜、怀念。草原。



暮归 李海波摄

八声甘州·学习十八大精神

覃大钰

问难眠彻夜是何由？十八大精神。看力强年富，德才兼备，一代新人。改革辉煌成就，特色织经纶。圆我中华梦，接火传薪。

漫说蓝图宏伟，便小康社会，足享天伦。待百年国庆，气象更氤氲。正党风，清廉防腐；惠三农，百族乐山村。须从此，求真务实，焕发青春。

踏莎行·秋访故人不遇

黄叶满山，白云封顶。雨停登上青松岭。梯田绿树绕炊烟，灰墙黑瓦添新景。竹菊迎宾，芭蕉掩影。主人外出园门紧。邻翁好客饭茶香，斜阳酒醉西风冷。



天之骄子

苗青摄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公安文联等举办的作家孙晶岩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看守所调查》(北京出版社出版)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者走进全国6省市10余家看守所，采访了200多名在押人员和100多名监管民警，不仅写出了在押人员改过重生的过程，也实录了全国一批优秀监管民警在艰苦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特别是他们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认真保护及其心灵的真诚救赎，展示出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进步。作者就调查所见的突出问题提出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思考。作者已出版16部作品，包括6部政法题材作品。

《「文学台独」批判》出版

由赵越秋、石一宁等主编的《“文学台独”批判》(增订本)最近由台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海峡两岸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批判“文学台独”的论文集。“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该书从理论上界定和分析了“文学台独”的本质和特点，比较详实地记录了两岸特别是台湾以陈映真等为代表的作家、学者批判“文学台独”斗争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丰富的知识性、严谨的学术性和厚重的文献资料价值。

郭文斌最新短篇小说集《瑜伽》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了郭文斌最新短篇小说集《瑜伽》。本书分为“走进瑜伽”、“生活瑜伽”、“成长瑜伽”、“生命瑜伽”4部分。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何“防止伪快乐，警惕浅幸福，走出泡沫式生活”，如何“回归真诗意，享受大自在，安妥漂泊式灵魂”。评论家雷达认为，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说。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体验，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公告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直属事业单位不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通知》(云教办【2011】82号)的精神和要求，请以下人员于2013年2月14日之前返校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自动离职处理。

保惠红 陈金国 程一钧 代雪梅 段红旗 范勇 封云 何瑞和 莹 黄永刚 江洪良 黎明生 李庆红 李占柱 吕瑜平 骆勤 马健雄 彭静 师廷友 孙梓明 陶建民 王岚 王艳萍 王峥 徐忠民 杨红宇 张俊 张丽萍 张勇飞 赵冬春 周芸 特此公告

云南师范大学
2012年12月17日